

人间烟火

酒壶

□宋晓华

父亲好酒,时不时地就会小酌几杯。喝点小酒,品味人生,是父亲生活中的一大乐事。儿时,农村人家里的酒壶多数是陶瓷的,很少有锡铸的。而父亲心心念念地想要一把锡酒壶。有一段时间,他不知听谁说“牙膏皮是锡做的”,就用心收集了很长时间的牙膏皮,结果积攒了不少后遇到一个串乡的锡铜匠,询问才知牙膏皮并不是锡做的,不能铸造酒壶。但父亲想要锡酒壶的心思没有断。过了一段时间,有一天下午,他从外面回来,兴高采烈地拿出一把锡酒壶,壶高约30厘米,通体敦实,闪着银白色的光。我们欣赏了半天,父亲才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。自此以后,父亲每次喝酒,都会把酒先倒入那个酒壶里,用热水烫好,再倒进小酒盅,有滋有味地啜饮。有时候,邻居家中来了客人,也会到我家借酒壶用,这让父亲很是得意。等到我长大喝酒的时候,就不太用

酒壶了——直接把酒倒进一个大杯子里,省事不少。不过,这样做总感觉没有用酒壶盛酒时的那种“你推我让”的款款情意,也少了谦谦的文雅,毕竟用小酒盅不会发生“一口闷进二三两酒”的事,更少了仪式感,少了酒文化的传承。前几年,我在整理房间时无意间发现了一把陶瓷酒壶和六个酒杯。酒壶不大,能盛三四两酒,壶体是天蓝色的,上面有一些金色的碎花,看起来优雅细腻。酒杯更小,是三钱的杯子,白瓷,看上去粗笨古朴。酒壶和酒杯并不相配,但我如获至宝,赶紧洗刷干净,收了起来。打那以后,只要家里来了客人,不论对方能不能喝酒,我都要把那酒壶、酒杯摆上,推让一番,仪式感满满。不巧,有一天这陶瓷酒壶被我不经意间碰倒后摔到了地上,碎了。当时很是懊恼,不过转念一想:以前没有酒壶不也一样喝酒吗?而且这酒壶和酒杯也不

配套,碎了正好可以有理由再找一个色调搭配的,岂不更好?如此一想,倒也释然。事与愿违。由于如今已很少有人用酒壶,所以不论乡镇农村的集市,还是县城里的商店超市,我遍地寻找也没遇到合适的。后来,我把心事告诉了一个经常去外地出差的朋友,对方很热心,记住了这件事。2023年中秋节前夕,朋友到江西景德镇出差,特意去了陶瓷市场,可巧就发现了一个壶身绘有水墨诗画的白瓷酒壶,特地买了用快递寄给我。收到包裹后,我急不可耐地取出酒壶,与那几个酒杯放到一起。天啊!它们简直就是绝配!顿时,心中的欢喜无以言表,小心翼翼地把酒壶和酒杯收到橱子里放好。虽然现在使用酒壶和酒杯的机会依然很少,但只要不时瞅它们一眼,看到它们静静地待在那里,发出温润柔和的光泽,心中就莫名地涌动着一种温暖和满足。

朝花夕拾

又见打铁匠

□邢云香

“叮当,叮当”,熟悉而又久违的声音响了起来。循声望去,桥头上来了打铁匠。吃罢晚饭,来到打铁匠所在的桥上,那儿已经聚集了五六个人。有来取打好的锄头的,也有闲聊的。“师傅,你有几年没来了吧?”“可不嘛,五六年没见啦。”“哟,师傅,可算又见着你啦!”“瞅瞅,连不种地的人都惦记你,真是红人!”“咋不种地?退休就回家种地!”嬉笑间,又来了一对遛弯的夫妻。“师傅来了啊!咦,搭档咋没来?”“人家不稀罕干了,改行了。我觉得这好歹是门手艺,舍不得撂下,所以种完地就出来转悠转悠,挣个零花钱。”打铁匠红铜色的脸上漾起淳朴的笑。

这个泰安的汉子把七百多里的辗转轻描淡写成了一路风景。此时我才发现,原来拉风箱的、抡大锤的、掂响锤的三人组合,现在只剩他一人挑大梁。之前装家什用的独轮车则换成了柴油三轮。天渐渐暗下来,街灯亮了。“师傅,你今晚住哪儿?”“车斗里。”“今晚有雨啊!”“不怕,有塑料布,两层。”“师傅,微信号是啥?我转给你锄头钱。”“没有,俺不会用那个。”“好吧!那你等等,我回家取现金。”人们陆续散去,我去而复返。回来时,见打铁的师傅坐在桥沿上,面前放着一碗泡开的方便面。我问他需不需要开

水,表示可以给他灌一壶。“不用了,小卖店的人给我灌了一壶。姊妹你吃过了吗?一块儿吃点儿吧,我还有方便面哩!”语气那么动人,如他身旁那未熄的炉火一般。谈到晚上的雨情,他说,最好能下得大点儿。“这天儿忒干了,还有花生没种下呢!”一个三轮斗,两层塑料布,能撑得住多大的雨,我无法估量。但一个庄户人,一个打铁的汉子,他心里肯定有数。



往事悠悠

根深情长

□徐小叶

在这个氤氲诱人的季节,空气中不光弥漫着花香,还有各种野菜的味道。透着大自然原始灵性的各种野菜,一扫冬日的沉闷,争先恐后地从地里冒了出来,仿佛在向世人诉说着各自的故事。我们这些在农村土地里“滚”大的野孩子,对于各种野菜是一点也不陌生。上学那会儿,一到野菜飘香的季节,放学后把书包往炕上一扔,邀上几个小伙伴,拿上铲子或镰刀,挎着提篮,蹦蹦跳跳一起上坡去割野菜,甭提有多开心了。一天放学后,我和邻居家大我一岁的姐姐,在地里蹿了半个下午,眼看太阳就快落山了,割的野菜却连提篮底儿还没盖上。我跟邻居家的姐姐提议,去东林的乱坟地里割追追蒜。

因,跟别处相比,那里的追追蒜异常多,而且长得很茂盛。可是里面阴森森的,所以很少有人进去割。想在太阳落山之前能割着追追蒜,我们两个孩子大着胆子在坟墓之间的空地上找寻着。为了壮胆,我们嘴里还不停地哼唱着歌:“追追蒜,大脑袋,你也割,我也割,割得最多的回家吃馍馍……”“哇,这有一堆!”邻居家姐姐欢呼着把提篮往旁边一放,蹲在地上扒拉着一丛绿缨子。“呀,这儿也有。”我蹦跳着说道。“快挖,快挖。”姐姐大声回应我。就这样,脆亮的声音,穿透透飕的凉风,刺着草尖、树杈,连藏在野鹊窝里的鸟儿“叽叽喳喳”的叫声,都被震得七零八落了。我满头大汗“顾头不顾腚”地挖着,忽然间感觉脑后有一双眼睛在盯着自己,不禁站起身左右环顾起来。“扑通”一声,

我一只脚踩空,陷进一个坑里。“哎呀……”我大叫一声后艰难地爬了出来,浑身的汗水瞬间跟冷却了一样,每一根汗毛都站立起来。当下,我什么也不管了,丢下邻居家姐姐,提起提篮便往回跑。祸不单行,“扑通”一声,我被晃动的提篮绊倒,又摔了个“猪拱地”。我再一次爬起,顾不上身上的疼痛,一口气跑到路边,瘫坐在地上。身旁歪倒的提篮里,追追蒜已所剩无几……邻居家姐姐很快追了上来,把她割的追追蒜全部放到我的提篮里,还领着我到她家吃了白馍馍。从那以后,我们再也未敢去东林坟地割追追蒜。带着童年记忆奔跑的我,漫步在这个花红柳绿的季节里,鼻尖飘过一缕独特的蒜香,却再也找不到当年那种无拘无束、挎着提篮去割野菜的快乐了。

琅琊放歌

23℃的盛夏

□殷翠丽

23℃的风,忘记了这是盛夏
23℃的雨,也忘记了这是盛夏
同样忘记的,还有一些年轮
这些厚重的年轮
只记得遥远的风雨和汗水
虚虚实实的盛夏
被造物主俏皮了一番
人间历来是且喜且悲的剧场
谁不在一场大剧里历练了一番
而时光,依然摇曳夏日的斑斓
度夏的人省略了大量的修辞
描述当前

夏日随想

□刘玮

像风,像风移的星
吹动的发梢掀起潜藏的乐音
我开始聆听被苍老染白的故事
于是,弯腰俯拾的时间
远远多于行走
拾回云烟、落日、大海的呼吸
日益模糊却又慢慢清晰的身影
还有傍晚升起的浓浓炊烟
以及身边跑过的欢快的孩子
田野飘过一丝稼禾的甜蜜……

夏虫可与语冰

□崔桂森

必须等流星
来击穿天空坚硬的核
大地接过所有的泪水
闪电缝补云彩的伤口
颤栗和怒火
都被众生劝进高山和泥土
百鸟和鸣
一次次在草叶上
串起雨水洁白的心
从此 万物握手言欢——
夏虫可与语冰
井蛙可与语天

黄花依旧

□车志芳

绿色的颗粒,黄色的颗粒
一粒一粒结实地钻进心里
我看到母亲眼里柔柔的光
看花的时候
我的心也开出同样的花
那些黄色的灿烂的蝶
也一并飞了进去

《逸文》由本报编辑部
与西海岸新区作协联合主办

